

津沽大地

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农村组 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



津 沽 大 地

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农村组 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

津 沽 大 地

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农村组 编

南 开 大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天津八里台南开大学校内)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天津市宝坻县印刷厂印刷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 插页: 2

字数: 237千 印数: 1—3700

ISBN7-310-00164-8/G·18 定价: 3.65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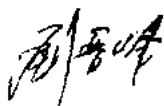
九年勝過三十年
改革一步一重天

天津人民廣播電台 津沽
大地 征夫 李華鈞



序

言



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办了一件好事，用征文的形式，反映津郊农村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九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

津郊农村确实变了——天变了，地变了，人也变了。政治经济形势越变越好，思想观念越变越新，生活水平越变越高。这巨大变化证实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无比正确，体现了人民的意愿，凝结着农村广大干部、群众、党团员、科技工作者和支农人员坚持改革，艰苦努力的丰功伟绩。

改革经济体制，在农业上，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和家庭农场、专业队、集体农场及国营农场等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责权利统一，多劳多得，按劳取酬，打破了平均主义大锅饭；在乡镇企业上，推行联产、计件承包，厂长任期目标责任制；在教育、科研单位，实行教育、科研、生产三结合，生产依靠科学，科学面向生产，推行联合、咨询、培训等有偿服务；在企事业单位实行一主多副，综合经营，等等。这样，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改革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通过农业资源区划调查，因地制宜，发挥优势，改变了单一的经济结构，使农林牧副渔各业全面发展。大搞开发性生产，以科技促开发，以新品

种、新技术、新设备武装农业。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有近一半的农村劳动力投身到第二、第三产业上来。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农村经济由自给半自给向商品经济转变，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产供销一条龙转变。

过来的九年，是改革拼搏的九年，是农村大发展的九年，到1987年，我市农村经济年总产值超过百亿元，比1978年增长6倍多；人均收入超过700元，增长3倍多。村镇面貌大改观，农民生活在衣食住行各方面显著改善，一部分村庄，一部分农户开始富裕起来。公共福利事业大发展，建了270所敬老院，有三千多老人在那里安度晚年。广大农村干部、群众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商品意识、学科学的热情十分高涨，文明单位、五好家庭、文体体育活动都开展得生动活泼。一大批模范党团员、优秀农民企业家和女状元脱颖而出。真是：“九年胜过三十年”，值得认真总结、颂扬。

这次征文共收到百名作者的121篇作品，绝大部分质量较好，是津郊农村九年变化的缩影和记录。现在把它汇集成书，愿这样的活动能经常搞下去。

目 录

序言	刘晋峰 (1)
小村之星	
——记农民张树栋和他研制出的化废为宝新工艺	孙 仪 (1)
历史将记下他的功绩	
——记大邱庄种田能手马德良	李春生 (12)
横堤二姐	杨书森 (17)
金杯颂	
——记华兴漆包线厂厂长、当代农民企业家周春玲	刘万友 (28)
路弯弯	
——静海县杨家园村八年改革侧记	王义华 孙宝云 (80)
马营里的金马驹	
——记娄永旺和他的伙伴们	孙 仪 (37)
他走出田野以后	
——记武清县黄庄乡驻京水电工程处经理尤兆祥	高元勃 (45)
走出团泊洼	
——记静海县大屯村农工商联合公司副经理杨绪文	张金方 (53)
余热生辉	
——记宝坻县石桥乡纺毛变形纱厂厂长离休老干部 张乃新	史瑞政 齐瑞芝 (59)

头雁的情怀

——记汉沽区营城乡五七村党支部书记、全国农民企业家

张跃发……………李俊朝（67）

晚霞红似火

——记津南喷漆厂党支部书记、厂长戴长坤……………刘志兴（75）

一个老劳模的反思……………吴荫培（84）

驾辕老马不卸套

——记西十字港村三十年未卸任的党支部书记马驰…孙 仪（88）

山门敞开了

——蓟县小港乡开发山区经济纪实……………张 友（96）

喷呐交响曲……………王义华 孙宝云（102）

今日赵沽里……………郭立霜（110）

湖畔，扬起绿色的风帆……………金学钧（114）

一位女支书的风采

——记武清县汉百户村党支部书记窦有琴……………何俊田（118）

古镇新姿

——芦台在改革中崛起……………陈庆发（122）

他心里装着咱全村人

——记武清县张大庄村党支部书记王振武……………赵树旺（129）

第九任厂长

——记东郊区荒草坨乡洗衣粉包装厂厂长刘乃兰…宋 硕 义（135）

岳龙腾飞

——记宁河县岳龙乡八年改革致富纪实

……………陈德宏 李笃彪 孙会元（141）

春风得意绿满山

——记洪水庄乡农民植树造林的事迹……………杨广勇（145）

夙愿.....张伯苓(150)

前进精神

——记北郊区宜兴埠十街前进电器厂厂长武国庆...刘吉林(155)

他拓宽了田间小路

——记塘沽区土地承包大户刘庆山.....平珠江(160)

残疾青年喜结良缘.....史鉴群 王淑贞(163)

把余热献给人民.....焦平原(166)

小村姑创业记.....孙仪(169)

一位老渔民的能量

——记汉沽区蔡家堡村共产党员孙玉书.....李凤书(193)

在这片盐碱地上

——静海县杨成庄乡改革见闻.....张金方 刘俊财(196)

田野上升起一颗希望的星

——记宝坻县袁罗庄乡葱蒜研究会副理事长陈星光

.....高凤河(202)

追 求

——记东郊区东方木器厂厂长王茂英.....董燕(208)

津沽粮仓——武清

——武清县农村发展粮食生产纪实.....关自伟(214)

改革,使宝坻遍地生宝.....孙仪(222)

致富路上的两代人

——记张书田父子俩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事迹

.....王军 亚琪(227)

晚叫的知了也争鸣.....杨玉光 王义华(232)

石辛庄探新.....李占英 王瑞海(236)

金驹驹回来了

——记塘沽区驴驹河乡的变迁	只一听 王淑贞 张云海 马宗超 (240)
一曲尊师重教的凯歌	张振才 (244)
幼 芽	
——记西郊区周李庄农家娃小乐队	禅晓云 (247)
渔乡新貌	
——汉沽区双桥子乡见闻	韩以发 (253)
路,在他脚下延伸	刘俊财 (257)
亏了他一个,富了全村人	
——记静海县王口乡北苗头村党支部书记刘维奎	舒万成 冯家义 (261)
心血洒在马场河畔	崔宝成 (270)
西郊区八年农村经济改革纪实	杨 斌 (275)
一条五彩路	
——记宜兴埠人的经商之路	狄春喜 (282)
“宏光”崛起放异彩	许新复 (286)
今日别山	卢 旺 (292)
静海出口商品中的后起之秀	姚淑晰 (296)
一个供销社主任和他的改革三部曲	王少来 (301)
“大楼”,擎起泥土的骄傲	
——记前进中的宝坻一中	徐宏志 李永隆 (307)
他从盐碱滩上崛起	
——记全国十佳农民企业家禹作敏	杨继绳 (318)
后 记	(339)

小 村 之 星

——记农民张树栋和他研制出的化废为宝新工艺

孙 仪

“这儿是小兰各庄。”我在宝坻县行政图上找到了它的地理位置。

这地儿，村名多见一大一小，兰各庄就是一例。

本来就平淡无奇而又多如牛毛的村庄，还要分个大小，那小的自然比不上大的了。从村的规模、容貌、土地、人口直到政治影响和经济实力什么的，均差大村一截。小兰各庄也不例外自打有史以来就排在了无法再低的等级上。

谁知道在80年代的今天，这无名的小村，竟爆出个轰动全乡、全县、全市的大新闻，它甚至波及到外省市的有关单位。

就是这个连绿帆布棚的“北京212”都很少见的穷村，冷不丁来了一大溜漆黑儿的、银灰儿的、浅绿儿的、鲜红儿的、油光铮亮的小汽车。可把没见过世面的庄稼人搅花了眼神儿，只顾拄着锄把看汽车，一时忘了去锄自家的责任田，互相饶有兴趣地猜测着：“咱们的小化工厂莫不是炼出了金子？”

“坐这小亮车的人谁没看过金子，我敢说连金砖都看过！”

“反正是弄出点出贵的东西，要不人家那小车舍得来

‘土挫板儿’吃吃黄烟？”

说出贵还真是出贵！很难想象，一个小村办的小化工厂，竟以独特的新工艺，用钢厂废尘直接生产出氧化铁黑，而且生产周期比原来传统工艺——用废铁先生产出氧化铁黄，再由氧化铁黄生产氧化铁黑缩短三分之二，今天是有相关部门特意召来化工专家们，在现场召开产品鉴定会。

会上专家们赞叹不已。这里请让我摘录他们诸多赞语中的两句话：

“这是一项了不起的科研成果，它填补了我国的一项空白。”

“我们专业搞这项科研的十几年没有搞出来，今天农民竟搞成了，实在了不起！”

赞叹之后，专家们要见见这项科研成果的创造者。原来他就是热情为他们斟茶倒水的那位中等身材、中等相貌的中年男子，名叫张树栋。

我听过这么个歇后语，叫做：“作梦天上掉馅饼——异想天开。”

三年前小兰各庄村民听说张树栋要给集体办个化工厂，不知是谁把这歇后语改成了“泥腿子办化工厂——异想天开”了。

难怪有人这样说他，张树栋仅是个三年困难时期的乡办初中毕业生。当时的乡办初中办学条件差，再加上用代食都填不饱师生们的肚子，本来就有限的知识又给饿掉了一大半。可那是当时。

当时和当今，一差就是20多年呀！

排行老三的张树栋，在一奶同胞六兄弟中被尊为领袖人

物，有事自然向他靠拢。哥哥问他，“三弟，干化工你有把握吗？”

张树栋自信地点点头。弟兄们都知道，他要干的事，没有十拿九稳的把握是不会干的。

谁都没想到，张树栋利用在一个化工厂搞建筑的时机，忙里偷闲，向一位热心的工程师学了一些化学原理，甚至对部分产品的工艺流程都有个清楚的底码。越学胃口越大，还花钱买了一些外国资料。他就是这么个人，走到哪儿学到哪儿，不管是铁木技术，还是建筑、化工，七十二行，行行不落。这叫做“艺多不压身，将来报国自有用，”这不，学化工也派上了用场。

“有把握就咱哥几个一块干吧！为啥自家的财路通外人？”

“哥，话不能这么说。”

“这么说咋着，当下谁不是自顾自！”

“当下？”张树栋沉重的话语顿了一下，“我活了四十多年，当下才堂堂正正的算个人！领导和群众把咱当个人看，咱干事得干那些不愧做个真正人的事！”

张树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三十多年间，一直做为黑圈圈里的边缘人物，他上小学时还真的不知什么阶级成分的重要，到了初中快毕业时，他开始晓得“小四清”的厉害。他最怕填学生登记表，更确切一点说，最最怕的还是登记表中“家庭出身”这一栏，尽管是被错划的地主，反正沾上“地主”这个字的边就得填，而填上意味着什么？他知道，高中是不会录取他了。

回家种地，阶级关也不是那么好过的，他亲眼看到，当

时的村党支部书记因用地主出身的人赶大车，四清工作队问他想把社会主义的大车往哪条路上赶？老书记眼巴巴地说不出，弄得好长时间下不了“楼”。

前车之鉴，着实可怕。小小年纪的张树栋过早地尝到了错投娘胎的滋味儿，成分高不仅升学就业无望，就连回乡“修理地球”也只能干些最下等的差使。沉重的阶级包袱，简直使张树栋力不能支，也曾有过心灰意冷：“算了吧，农村赶大车都不够格的下等人还能有啥出路？”

“不行！”张树栋天生有一股犟劲，他不甘心沉沦，咬紧牙关奋力抗争。

偏偏有个胆大的看上了这个倔强的青年：新上任的党支部书记常子华看准了张树栋是个人才，冒着阶级立场不稳和搞资本主义的政治风险，不声不响地组织起一个建筑工程队，让张树栋当个技术指导。此一举那还平静得了！张树栋自然要遭到非议。常子华早有准备，当即挺身而出，“张树栋这个人我是用定了，大不了也上‘楼’凉快凉快，没什么了不起。”

这一年，张树栋他们工程队给集体挣下11万元，那时挣工分的农民看到了钱是多不容易呀！多数人暗暗佩服：“还是子华用人用得对。”

农民，有时评价一个人是片而的，往往只看一时一事，为他们办事，就得象白布放进黑染缸一样地立即见到效益，一次不见效，就另变一种说法。因此，张树栋也曾遭受过非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摧开了农村致富的大门，张树栋毅然丢下自己承包的建筑队每年个人50,000元的收入，

要为集体想大干，干大的，使乡亲们共同致富，这就是他要搞化工的基本指导思想。

又是常子华支持他，小化工厂很快上马。但上马是用土法上的，和张树栋在市里化工厂学的那一套距离还很大，从厂房到设备跟本无法相比，但张树栋满有信心，决心用土法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从1985年6月25日试生产，到年底就盈利9万多元。1986年的上半年又高达30多万元。

按说张树栋该满足了，照这样下去，小兰各庄这个不足千人的小村，要不了几年就会富得流油儿，那知道偏偏遇上张树栋这个不知足的人，他竟敢与一些化工专家争研一个科研项目：用钢厂废尘生产氧化铁黑，这可是目前在全国还没有攻下的难关啊！

常子华又一次支持了他，相信他会创出奇迹。但是，搞科研首先得负出经济代价，工厂需要扩建，部分关键设备需要更新和添置，张树栋经过周密计算，最低投资不少于40万元。

有人听说拿钱，心疼了：“嚇！40万？”

“挣俩花三，还不赔出血本儿来。”

张树栋和常子华一合计，别让那些人担忧，缺的钱咱自个儿找。于是两个人除了拿出自家的全部积蓄，还托亲靠友借来10多万元。就这样，有些人还穷追不舍地找常子华发问：

“你们借的钱咋算？”

“赔本算树栋我们俩的，挣钱是咱集体的。”

常子华的话语恳挚，不容置疑。发问的人中，多数心怀愧疚地走了。可还有个把人不信，眼珠转个个儿：“哼，不图名利不早起，没便宜他俩那样干？”接着还问：“去年集体

挣下的钱不是大家的吗？大家的可人人有份，亏了别人咱管不着，我那份……”

听了这话，谁的心火不往上撞？常子华瞪了那人一眼道：“你的铁算盘可没算对这笔帐，梦想用全村人数把集体收入一除，再乘上你家人口等于你应得的钱数，这种算法，在咱村是行不通的。”老常为了使那人听得更清楚，稍作停顿后又斩钉截铁地说：“今天明确告诉你，集体企业的收入永远也不会按人头装进私人的钱柜！”

钱有了，这下就看张树栋的了。你想想，就张树栋这号犟人，又有党支部的大力支持，他能不豁出命地干吗？他白天黑夜滚打在厂子里，开始还回家吃饭，后来到了施工和试验的紧张阶段，索性连吃饭也不回家了，等着家里人来送，一顿不送饿一顿，两顿不送饿两顿。他受得了，妻子受不住了。

这可是百里挑一的贤惠妻子啊！他叫康少芬，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贫农之女下嫁地富子弟，而且上孝父母，下爱儿女，夫妻又相敬如宾，二十年如一日，村里通情达理的人谁个不夸。

头一顿张树栋早晨没回家吃饭，妻子把饭放在锅里干地里活去了。中午回来揭锅一看，里面的饭原封未动，想必是他熬夜熬晚了早晨不想吃，没大在意。中午，少芬赶忙做点树栋爱吃的，今儿个肚子空来得早，谁知她把饭做出来热的变凉，凉了又热，左等右等也不来。康少芬有点生气了，孩子想去厂里叫爸爸，她拦着：“他要厂不要家，咱也不管他。”劝孩子快去上学，其实孩子也知道妈妈嘴说不管心里管。

少芬想，必是有急活脱不开身，反正早晚也得回来吃，她又把饭放在锅里下地了。谁知干活手不听使唤，脑袋里一个劲地走神，没干多少活就牵肠挂肚地回来了，锅里的饭还是没动。这就奇怪了：“是树栋胃病又犯了？不能，犯病还不送家来，是在别人家吃了？谁请得动他呀，连子华叫都不去。是……”不管咋样，这回得去看个究竟，包好了饺子没来得及服侍孩子们吃饭就找树栋去了。进厂一看，张树栋正眼盯着一摊仪器，手还不停地在纸上写着什么。

这情景使少芬又放心又生气，放心是他没病，生气是气他人傻了咋的，为啥吃饭都不知道了。树栋停下笔笑呵呵地说：“我算计着事不过三你准来。”

“还笑呢，把人气死了，吃完了再算帐！”

“算帐，咱俩算不清，饺子不贵情意重，腰缠万贯难买它！”

“我不跟你贫，今几个咱得好好说说。”

“给吃的，说啥都行。”

平时很少责怪丈夫的少芬，这次疼恨交加，便数落开了：“咱结婚这么多年，啥事我不支持你，体谅你。远的不说，自打土地承包后，你为集体办化工厂连自家的地边都没去过，我没有一句怨言，你一次次把家里的钱拿出去支援兄弟们盖房，解决化工厂资金不足，我一回都没拦过，现在你不按顿吃饭，成心糟践自个儿的身体，这是跟我过不去呀！胃出血病再犯了，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孤儿寡母咋活呀！”说到伤心处，少芬的眼泪成串儿地流了下来。

树栋慌了，没想到让妻子这么伤心，他那湿润的眼睛里，闪现出爱怜的目光，喃喃地安慰道：“少芬，委屈点，